

行醫修慧 盡己之力

文／黃韻誠 臺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

由於家族中多數長輩都執行醫業，耳濡目染下，自然覺得這個行業比較單純。就讀臺南一中三年級時，由於在校及學測成績不錯，便接受安排由校方推薦甄試慈濟大學醫學系。

進入慈大醫學系，是我與慈濟接觸的第一個因緣，當時的慈濟已經是個很成熟運作，廣為社會大眾所稱讚的慈善團體。我從醫療的角度進入慈濟世界，慈大醫學系的訓練十分扎實，當時每一屆只收五十個學生左右，相較於其他醫學院動輒百人，因為人數少，學習上所獲得的資源相對更多。因為學校位在花蓮，風光明媚，但外在誘因較少，不由自主地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學習上。比較可惜的是，當時除了醫學方面，對於慈濟世界的精神與態度沒有深切體會，現在想想當時年紀輕輕，是缺少了點慧根。

醫學院畢業後，成績優異的我，意氣風發地進入臺大耳鼻喉科醫局接受專科訓練。那時候我滿腦子只想著如何在臺大這個百年寶庫，讓自己更加成長獨立。我在擔任住院醫師時期有次印象深刻的術前訪視評估。那是位年紀快當我



爺爺的男性，懷疑是甲狀腺癌。我看完病歷問了一句：「所以是健檢無意發現的？」「不是不是……」他跟他太太開始你一言我一語，滔滔不絕。我瞄了一下錶，抬頭看看兩個老人家不安的表情，我決定放緩自己，安靜的聽完了那快十分鐘的前因後果，當然大部分是與醫療無關的資訊。講完後，他們似乎鬆了一口氣，安心許多。我踏出病房，只是十分鐘。他們只是想聽他們說話。

類似的情景層出不窮。那些在我生命中來去的人們，讓我了解，一面之緣，也是一種緣，面對不同的人事物，我重新認識了「人之初」。我感受到醫學再進步仍無法完全解除病人痛苦的無力感，有一顆柔軟的心才能夠給予真正撫慰。只是當時的我對於醫師的社會定位仍有很大的疑惑。

住院醫師訓練結束考取專科執照，大多數的總醫師會離開臺大到外面的世界奮鬥（意即升任主治醫師）。那時候，我遇到了與慈濟的第二個因緣。趙有誠院長是一位非常認真優秀且沒有架子的醫界前輩，與院長面談，得到他的同意，我回到臺北慈濟醫院擔任主治醫

師。在同樣擁有先進設備以及眾多優秀醫師的前提下，臺北慈院的環境多了一分讓人安心平和的氛圍，院長與科部主管給了我很大的空間，讓我可以付出所學，還有醫院裡許多志工菩薩默默做事的身影，讓我慢慢找回當初我疑惑的答案。

二〇一八年一月，我有幸參與到福建的歲末冬令發放團。喬麗華主祕勉勵我能藉由發放活動好好感同身受，或許能有一番體悟。在發放的過程中走進一戶戶家庭，心中深感不捨，很難想像現代還有人連一碗乾淨的水也是種奢侈。我領悟到這樣的家庭要脫離貧困的希望，就是在教育。慈濟找到需要脫貧脫病的人，給予協助，再提供他們下一代受教育的好環境，讓他們有希望的未來。

我非常敬佩上人的智慧，從慈善到醫療到教育到人文，這是一個非常有邏

輯而且漸進的程式。我到現在還是覺得我少了點慧根，但這些因緣讓我相信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人有無限潛能。期許自己能藉由習得的醫學本領再搭配慈濟人文，為病人盡一己之力。



二〇一七年「傳承靜思法脈、弘揚慈濟宗門」營隊，黃韻誠醫師在精舍出坡，體悟窗戶擦乾淨，就像洗滌自己的心鏡。攝影／王鳳嬌

二〇一八年一月福建省冬令發放活動中，黃韻誠醫師（右二）感受慈濟濟助貧苦人家之外，也助學，給下一代脫貧的希望。圖片提供／黃韻誠

